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白秋英

陸海，字瀛伯，自號滄仙。賦性豪俠。年僅弱冠，已自不凡。世居涇縣，固望族也。父官京師，以鯁直聞，居台諫，彈劾不避權貴，當軸者陽敬禮而陰疏遠之，出為夔州太守。生以省親往蜀，乘輪舶至漢，卸妝小憩。旅邸無聊，偶偕二三朋好作北里游，歷至數家，苦無當意者。有一友曰：「個中人物，無非乞靈於粉黛耳，豈足當子一盼哉？頃有新來一姬，口操北音，肌白如雪，眼明於波，娥媚中自具豪邁氣，絕無青樓積習，子見之定必傾倒。」生請同往，則路既曲折，巷尤深邃。小筑三椽，極為幽雅。庭前紫荊兩株，已著花矣，紅紫爛熳，高逾尋丈。房中陳設，清麗絕俗，絕無纖塵。坐既定，即有小鬟捧琵琶至，為奏數弄，輕擺漫拈，其聲清越異常。須臾，姬出，玉立亭亭，固妙人也。問其姓名，自言為白瓊英，京師人。以父渡海溺水死，流落湖湘，遂墮風塵耳。言罷，眉黛間隱有淚痕。生為吟白香山詩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兩語以慰之，且笑曰：「此君家司馬所言，何不能聊自寬解耶？」姬亦笑謝之。生友特設盛筵相款，更招鄰右三四妓，徵歌侑酒，倍形熱鬧。燭更闌，留送客，生遂宿於姬所。姬詢生將至蜀中，因謂生：「肯作寄書郵否？兒有第三妹秋英，現從姨氏寄居成都錦雞坊北，君若至彼，可往問訊，自可相見。」枕畔再三囑付。生諾之，曰：「定當不負卿托。」臨行，出篋中書相授。

生既至夔，小住衙齋，定省之餘，惟事誦讀。適上游以要事諭生父至省，生請從行。偶聞詣錦雞坊左右，詢京中白氏姓，人無知者。尋訪既窮，桃源路杳，因姑置之。成都好事者，每歲為杜少陵慶生日，浣花草堂中，陳設邪麗，遠近士女，傾城往觀，幾於袂雲汗雨，寶馬香車，繹絡不絕。生亦肩輿而往。小啜茗寮，臨窗閒坐，見垂楊樹下，遊人叢集。有女子三四人，羅衫紈扇，貌並豔絕，遊人環而矚者，繞之三匝，幾不得出。無賴子間以游語，女子窘甚欲哭。生憤甚，正擬出為排解，忽一道士，鶴髮童顏，直入眾中，眾咸披靡，戟指呵眾曰：「止，止！」眾並束手屏息，狀若木雞，女乃得出，亦至茗寮小憩。生方欲前問道士姓名，轉瞬遽已不見。

須臾，女家僕從尋至，俱乘魚軒而去，生亦欲歸，即坐藍輿行，與女輿或先或後，或參差相並，隔窗睨之；二女皆京華妝束，玉肌花貌，麗絕人寰；從其後者，乃二婢也，容亦嬌媚異常。生意此必閩閩名姝，但非蜀產，必係從宦來此，惜無人為達微波，一探消息耳。行未數里，女已停輿，生遙視門衙，大書「京都白寓」，頓觸前事，竟白白氏秋英所居。女既入門，即遣輿夫往問，方知數月前從錦雞坊遷來，秋英則其家三姑也。

生因登堂求見，謂自漢至此，攜有尺素，鬚面致也。頃之，一婢出，延生入。西偏樓下，繡簾錦，寶鼎鴨爐，宛如貴族。一婦人年四□許，方倚隱囊，支頤獨坐，徐娘雖老，丰韻猶饒。見生入，檢衽作禮。生告以顛末。婦人自述為袁姓，姊妹二人，俱嫁白氏，瓊英姊氏所出，秋英則己所生也；姊少好修行：自賦寡鵠後，即入峨眉山祝發為尼，身入空門，心忘塵世。言際，即拆瓊英書觀之，猶未終幅，淚墮，謂生曰：「不意瓊英為匪人所誘，誤墮平康。此當是前生孽緣，然非是亦不能見君。今當設法為脫籍籍，急促之歸。瓊英既蒙君子眷愛，即非外人，小女秋英，當出相見。」命婢呼女至。俄聞環■珊珊，麝蘭馥鬱，女至，已易前妝，依於婦人肘下，回眸斜睇，魄蕩神搖。生因問：「妹今年幾歲矣？」婦人答以「七夕生，正□五齡。年雖不小，一味嬌憨，自讀書識字之外，絕不解酬應禮。」遂以瓊英書畀女，歎曰：「汝處紅閨，姊沈黑海，人其謂我何？」因命女謝生，謂：「非君何由知姊此耗耶？」

坐談久之，生不言去，夕陽已將西下矣。婦人設席後園，園中風景殊幽，片石孤花，別饒點綴，迴廊盡處一軒，頗宏敞，諸鬟趨侍，奔走盈前，從游二婢亦在側，視生嫣然一笑，執壺勸飲。生為之盡三爵。婦人親起奉酒，女亦以巨■進，諸鬟巡環捧觴，不罄則弗肯退也。生量固豪，至此已玉山頹矣。遂宿園中。夜半索茶，群婢應，生至此始自知醉。翌日歸告父，贊婦之賢，譽女之美，生父疑白非京師中著姓，未聞有仕於朝者，但令生具禮答之而已。

生既隨父歸夔州，日夕思女不置，殆廢寢食。忽有袁姓者，衣冠來謁，言願為公子執柯。生父問其姓，則白氏也，係其甥女，袁亦在蜀候補，聽鼓應官，已□餘年矣，並盛道白氏之富。生父旋遣人往訪之，雖非盡實，亦俱言其世家巨族，於是姻事遂定。擇吉行親迎禮，駟騎之赫，儀仗之華麗，殆無其匹。卻扇之夕，儀態萬方，諸戚串咸以為神仙中人。伉儷之和，倡隨之樂，有可知也。一日，生偶問瓊英，女曰：「已以重資贖歸，姊不樂居紅塵中，視一切皆幻，隨母在峨眉山粥魚茶版，以了一生。」生歎其達，為之歛■不已。

逾三年，生父解任旋里，行程未半，忽逢賊劫，生騎在後，聞警驚墜山谷中，馬已齏粉，而人尚無恙；惟仰視丹嶂蒼崖，壁立萬仞，末由飛上，自分必餓死窮山，無復他想。日將暮，突見一巨蛇蜿蜒而來，身俱白色，爛然若銀。生懼甚，謂必葬蛇腹矣。行既近，宛轉人跨下，忽蠕蠕動，身亦漸高。生乃悟蛇為救己而來；懼其墜也，兩手據蛇腹，驟然飛升，陡及雲際，頓聞耳畔若風雨聲，久之，寂然不動，啟眸視之，則女已在側，婢媪環侍。生曰：「此豈尚是人間耶？顧我父何在？」女曰：「已在逆旅中。聞君下墜淵谷，故群來相覓，不意乃遇於此。」生備話蛇援之異，女亦太息。方賊之肆劫也，群出白刃擬生父，有一僕持刀前鬥，賊斲之損。勢瀕危矣，忽一白蛇飛至，長□丈許，尾若鐵桿，經其掃處，賊首齊失，因是賊盡奔逸，方得出險。眾謂白蛇必非常物，當係山神所化，因共焚香頂禮。

生既歸皖，女出資營構屋宇，煥然一新；宅後買地百畝，為建別墅，亭台池館，窮極幽勝；園之左偏別辟一院，種白桃花萬餘株，女迎母居此，號袁氏別業。女有族妹曰素英，容尤綽約，性亦幽嫺，即前日同游之女也，至此年已逾笄，邑中求婚者，輒不許。

一日，有美少年至，自言涇州龍姓，為白氏婿，欲謁袁母。既見，出白□雙為聘，娶之夕，風雨晦冥，雷電合章，彩仗花輿，方送至舟，即有兩龍挾舟，上升杳冥，入雲漢中而沒。居民竊竊議袁氏為非人，袁氏自若也。惟桃熟之時，袁氏恒升樹採桃，熟者即於樹頭食之，數百顆不厭。女亦並無異人處，惟園中不喜蓄鶴；逢重午，不喜置雄黃於酒中，曰：「其性燥烈，能殺人。」恒喜著白衣，彌增其豔。

一夕，生偕女自親串家飲酒歸，宵闌月黑，籠燭忽滅，暗中摸索，幾不能舉跬步。女乃於口中吐一明珠，光芒赤色，燭照數里外，明朗若晝，纖悉皆現。生欲奪視之，不可，曰：「子能長生久視，自當授汝。」後聞生與女並入山修道云。